

● 关节福 张峰 凌勇 编著



CSYNDJSS



军苑大火爆

—当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精汇

● 高技术与现代军事丛书

国防大学版

军苑大火爆

——当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精汇

关节福 张 峰 凌 勇 编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军苑大火爆

——当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精汇

关节福 张峰 凌勇 编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0 号

军苑大火爆

关节福 张峰 凌勇 编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 7.5 印张 · 190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ISBN7-5626-0436-3/E · 224

定价:7.20 元

《高技术与现代军事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 朱敦法

副主任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炳芝	卫福成	方登华
冉龙泉	刘镇武	向经源
孙大发	杨志华	肖贞堂
邹庚壬	陈世俊	陈庆云
陈希滔	陈德明	张作礼
林基贵	周美华	梁光烈
徐舫艇	葛成文	景学勤
程明群	陈石平	(常务)

编辑部	郭常山	李路	卜延军
	王洪武	赵智印	(常务)

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加强我军
现代化建设，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
作战能力。

张震
一九八四年五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题词：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加强我军
现代化建设，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目 录

前言 倾听未来的呼唤	(1)
A “外科手术”式战争	(7)
一、巴比伦行动	(7)
1、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始末	(7)
2、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时间观念	(13)
3、高技术局部战争与核战争	(15)
4、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缜密谋划	(18)
二、锡德拉湾之战	(20)
1、从“草原烈火”到“黄金峡谷”	(20)
2、高技术局部战争胜于无形	(29)
3、高技术武器与“闪击战”的新发展	(35)
4、高技术武器呼唤新的作战理论	(41)
B “以石击卵”式战争	(46)
三、大国的“暴怒”	(46)
1、美国出兵格林纳达的前前后后	(46)
2、高技术局部战争之一用——杀鸡儆猴	(59)
3、高技术局部战争之一法——超越攻击	(63)
4、高技术局部战争之一性——“小题”大作	(68)
四、美军入侵巴拿马	(74)
1、充满血腥的“正义事业”	(74)
2、高技术武器要有高水平的指挥相配合	(83)
3、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战法与谋略	(90)

C “联合攻击”式战争	(100)
五、海上立体战争——英阿马岛之战	(100)
1、高新武器与海战变革	(114)
2、高技术战争中的杜黑与马汉之争	(128)
3、高技术武器与普通武器的结合与较量	(139)
六、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143)
1、践踏和平的“加利利和平行动”	(143)
2、平面防御挡不住立体进攻	(158)
3、高技术局部战争要有充分的准备	(163)
4、一条永恒的法则：创新者胜，守旧者败	(168)
七、海湾战争	(178)
1、从“沙漠盾牌”到“沙漠风暴”	(178)
2、新概念——开辟电子通道	(196)
3、新理论——空地一体作战	(210)
4、新飞跃——典型的高技术战争	(221)
后 记	(234)

前 言

倾听未来的呼唤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有一条永远相连的车轨。

研究历史，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对于把握时代列车的未来走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已经和正在发出的车轮与铁轨的撞击之声，对于细心的乘客来说，那不是某一个音符的单调重复，而是未来的呼唤，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近百年内，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又在核战争的阴影中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人们一方面庆幸核灾难并没有降临世间，一方面又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所困扰。

纵观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世界范围的和平几乎从未真正存在过，而血与火的厮杀则未有一日不在发生。

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军队必须了解战争、研究战争，并且善于在战争中夺取胜利。因为正义的伸张，不仅需要善良，而且还需要武力。有一位军事家曾经说过，每一支渴望胜利的军队都应该从过去的战史中寻找无敌的宝剑。

我们研究当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是为了勾划出未来战争的大体轮廓，并为赢得未来战争做好物质与理论上的准备。

什么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目前尚无权威性定论。但有一点人们却已达成共识，即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存在并会继续发生。

40多年前，德国法西斯军队使用“V—1”、“V—2”导弹袭击伦敦和安得卫普，开创了高技术武器运用于战场的先河。但当时的导弹与今天的精确制导武器比较起来，还显得十分稚嫩，未能影响大局。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和前苏联就已开始了对德国导弹技术、人才以及相关资源的争夺。与此同时，一种震惊世界的超杀伤武器——原子弹试验成功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不久，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就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切科学技术的精华主要都被集中在发展核武器上。常规武器虽然也在不断改进，但未能出现质的飞跃。人们将战后的岁月称为“核时代”，无疑是十分贴切的。超级大国几乎是失去理智地投入了核军备竞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打上了核的烙印。一切军事理论原则及作战体系都围绕着核运用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发生在80年代以前的数百场局部战争只能称作是核时代的常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没有质的差别。

尽管核武器对慑止世界大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在局部性冲突中却远远没有想像的那么灵验。核武器的超杀伤性限制了它的实用性。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逐渐将注意力向发展高技术常规武器方面转移。这是客观方面的需要。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给常规武器变革提供了可能。

1972年5月，美国在越南战场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杜梅和清河两座大桥。而在此之前，美军长期进行轰炸，投下了数千枚普通炸弹都未能达到目的。高技术武器初步显示了自己的强大优势。1973年发生的第4次中东战争，阿、以双方都较多地使用了高技术武器。

进入80年代以后，高技术武器大量涌进局部战争战场。1982年的英阿马岛之战，双方所取得的重大战果都是由高技术武器完

成的，而且其质和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战争的结局；1986年的美利之战，美军全过程地大量使用了高技术武器，致使利方毫无招架之功；而1991年初发生的海湾战争，则分明是一次高技术武器的大汇演。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仅依仗高技术武器夺取了胜利，而且还对作战理论进行了全面验证。正因为如此，海湾战争被公认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

可见，高技术武器在本世纪40年代就已登上战争舞台，中间经过了20多年的沉默，70年代重新活跃，创造了一些战斗或战役上的佳绩。但只是到了80年代，它才在局部战争中大逞威风，极大地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将在战争史上留下富有转折意义的一页。因为高技术局部战争是从这时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的。本书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将所选战例限定在80年代以后。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80年代以后发生的局部战争远远不只七八场。有些战争，如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乍得、利比亚战争等，仍然称不上是高技术局部战争。这说明，即使在高技术武器大量出现的今天，有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仍然要用普通武器去进行较量。

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战争形式而存在，并且预示着未来战争的趋势，必然有其突出的特征。公认的一点是交战双方或一方大量使用了高技术武器，精确制导武器、隐形武器、电子战武器、航天武器、智能武器以及定向能武器将充斥于战场。自动化的指挥手段将使战争信息处理和指挥效率发生巨大变化。“技术制胜论”将继续扩大影响并得以广泛传播。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作战空间从平面走向立体、从有形走向无形、从大气层内走向大气层外。电磁战场和宇宙战场的争夺将愈发地制约着交战双方主动权的得失。传统的战场概念正在被迅速发展的新概念所取代。

时间要素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显得越发重大了。“时间就是胜利”，这里的时间已不是用年月计，而是以分秒计。高技术局部战争所强调的速决，将比历史上的任何“闪击战”都更快。

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有可能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也有可能只是若干次战斗甚至一次战斗，使战略、战役与战术界限模糊。战役、战斗的较量有可能在国家军政最高当局的参与、计划和控制下进行。政治、外交及其他各个方面与军事上的相互协调进入了一个新的密不可分的阶段。

作战理论与原则的革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随着高技术武器的广泛运用，新的战术与战法也在不断地发展，电子战、导弹战、天战、智能战等新的作战样式将主宰未来的战场。陆上、空中以及海上交战的形式也被注入了新的内容。

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它使武器装备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用其他物质和意识方面的力量来加以抵消了。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都拥有装备上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在运动战、坚固阵地防御战以及山地游击战面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今后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吗？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建立起以高技术武器为基础的作战理论体系。他们既考虑了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吸取了过去战争的教训。对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要以劣势装备作战的军队来说，“以不变应万变”恐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高技术对于处于劣势的一方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将是巨大的，不容轻视的。

高技术武器的远距离攻击能力，使得远离战区就可以实施强大的火力突袭。很显然，如果攻方“不进来打”，那么守方的“放进来打”就失去了前提。因而以此为基础的一切理论原则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高技术武器的精确攻击能力使战争真正地达到了速战速决。在一场短到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战争中，劣势的一方已

经不可能通过“积小胜为大胜”来完成力量的转换了。再大的战争潜力如果不在战前就已转化成军队的战斗力，那么一旦战争爆发，时间将不允许去完成这种转化。另一个问题是，数量与质量的互补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在一定条件下，数量优势可能弥补质量上的不足，但如果质量差别发展到某一质点，这种弥补就被“封顶”。历史上，手握长矛、大刀清朝军队及民众武装，虽然数量上远远超过携有洋枪洋炮的列强军队，但最终未能保住自己的国门。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高技术武器的全天时、全天候攻击能力，使得拥有的一方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给对方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而没有的一方则无能为力。因此，技术手段首先就规定了交战双方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对抗状态。过去，夜战及不良天候往往是劣势之师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谁将更能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则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掌握技术优势的一方强调从陆、海、空、天、磁全空间、全方位投入兵力和火力，以多军兵种联合力量实施整体作战，其战法和战术不再停留在陆上的传统法则上，而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主战兵力不一定是陆军，而更大的可能是空军和海军以及其他新出现的军种或兵种。面对如此局面，一支以陆军为主体、以地面作战理论为主导的军队，如何才能以劣胜优？虽然过去曾经有过在没有制空权、制海权的情况下照样夺取陆上胜利的先例，但是谁能想像今后哪一支军队能在没有制天、制电、制空、制海权的条件下作战？！

.....

高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些。

战争史早已证明，任何成功的经验和传统的作战原则，如果不能因时因地加以发展和创新，就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甚至会成为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味地反经验、反传统显然是错误的，但沉醉于过去之中决

不会创造出光辉的未来。

我们需要信心——因为丧失斗志就意味着投降，我们更需要更新观念——因为军事史的大转折时代需要我们迎接挑战。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最近的战史，只要它是大家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来源”。

通过对战例的剖析，人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战例是作战理论的佐证，但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一切战争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空间及其他各种特定的条件，因而都有较大的局限性。

我们研究当代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只是希望从中发现未来战争大致景况，撞击出一些革故求新的火花，而决不是要具体地规定未来战争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两场完全一样的战争。

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国防部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这场战争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我们有很长的时间进行战前准备，这是未来战争中无法指望的。我们的敌人在国际上几乎陷入彻底的孤立，而我们组成了强大的联盟，这也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得到了东道国的大力支援，还有完备的港口设施可供使用，这些条件在下次战争中可能不会再有……”。

美国的下一场战争决不会是海湾战争的翻版。

我们从当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应该吸取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守旧者败，创新者胜！

先进的理论要以先进的武器装备为基础，但最先掌握和最多拥有先进武器的军队，并不一定就是最善于运用先进理论的军队。

未来在呼唤。

只要我们从思维的城堡中突围出来，用新的眼光去审视过去，并且从现在起就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必能赢得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

A “外科手术”式战争

一、巴比伦行动

1、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始末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8架F—16战斗轰炸机在6架F—15歼击机的掩护下，一举摧毁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使伊拉克这座长期经营造价昂贵的核设施毁于一旦。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根深蒂固，它不能容忍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比自己强大或者拥有对自己足以构成强大威胁的军事实力。因此，伊拉克发展核技术，一直被以色列看成是心腹大患。

伊拉克早在1957年就试图建立核反应堆。它曾与苏联鉴定协议，计划建一个小的、设备简单的核反应堆，但苏联人缺乏诚意，未给予实质性援助，一直没有进展。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伊拉克政府加快了建立核反应堆的步伐。1974年，伊拉克与法国签订了核技术合作合同，由法国帮助在巴格达东南约20公里处的塔穆兹研究中心建立一座生产能力为70兆瓦的“乌西拉克”核反应堆，法国还答应提供75公斤的浓缩铀作燃料。1976年以后，经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认可，伊拉克以供应石油为交换条件，先后从法国、意大利、巴西等国引进了核反应堆的设备和技木。70年代末，伊拉克又与意大利、巴西签订了核技术合作协定。伊在同这些国家签定核技术合作协定的同时，一再宣布它发展核技术是“用于和平目的”、“乌西拉克”核反应堆也是受到国际原

子能机构认可的。

以色列一方面大力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核技术，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阻挠和遏制阿拉伯国家掌握和运用核技术。对法、意等国援助伊拉克建立“乌西拉克”核反应堆，以色列惊恐不安。早在法、意同伊拉克签定核技术合作协定的时候，以色列就多次要求法、意停止向伊拉克提供核援助，但遭法、意拒绝。以色列还通过美国向法国和意大利施加压力，但法、意不为所动。于是，以色列就利用暗杀从事伊拉克核技术的外国专家的办法阻止法、意，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当一些核设备向伊拉克运送时，以色列指使情报特工人员予以炸毁。尽管这样，伊拉克的“乌西拉克”核反应堆仍然按计划处于建设之中。以情报机关曾想用空袭将其摧毁，但当时以军的美制 F—14 鬼怪式战斗机活动范围小，难以完成远程奔袭伊拉克的任务。结果也只能放弃这种设想。但以情报机关始终盯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进展，在伊拉克核反应堆筹建之初，就获得了其施工蓝图。1979 年冬，以又开始搜集设于塔穆兹的核反应堆的“作战档案”。以情报人员利用获得的施工蓝图查出了核反应堆中心部分的正确位置，并测量出反应堆掩体的大小及控制反应操作的电脑所在地。

1980 年 9 月两伊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利用混乱局面，派飞机伪装成伊朗战斗机于 9 月 27 日两次空袭了“乌西拉克”核反应堆，并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资料。同年，美国将其 F—16 战斗轰炸机交付以色列。这就将“乌西拉克”核反应堆置于以色列空军轰炸的范围之内了。而且，据以色列情报机关的一份材料分析，伊拉克在一年之内就将具有制造 2—3 枚广岛级原子弹的能力。这使以方军、政首脑如坐针毡，迅速于 10 月份组成专门小组商讨对策。这个小组的成员有以色列总理贝京、空军司令戴维·艾夫里上将和情报部长耶胡沙·塞古伊少将及其他一些军事专家。经过反复研究，一个以摧毁伊拉克核设施为目的计划出台了。这个计划的代号为“巴比伦行动”。

为实施“巴比伦行动”，以空军挑选了二十几名最优秀的飞行员。他们的指挥官是一名上校，曾在前三次对阿拉伯的战争（1967、1970 和 1973 年）中执行过战斗任务。选中的飞行员准备执行贝京认为的神圣的使命，即这次突击要使以色列的最大死敌之一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野心勃勃的核计划遭受重大挫折。

“巴比伦行动”方案在西奈半岛的埃齐翁空军基地经过多次绝密的飞行演练后，逐步得到了完善。在训练的最初阶段，以色列飞行员往往一连好几个小时地公然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沙漠上空往来飞行。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耐力（在没有地标的单调的沙漠地带上空作远距离飞行，对飞行员的体力和技术都有很高的要求）并探测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防空雷达的盲区。此外，通过沙漠上空的演练飞行，以色列人还找出了二条能够避开美国空中预警和控制飞机的耳目而安全进入巴格达的航线，因为自两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空军有三架这样的飞机一直在波斯湾附近对该地区实施监视。

这些飞行员还在安全保密的以色列空域内，进行了难度较大的密集编队的飞行训练，其目的是订出合适的编队样式，以使以色列飞行员在 650 英里的奔袭中能够迷惑敌人的防空指挥官，顺利地穿过几个敌对国家，飞抵巴格达。有些飞机准备以极为密集的编队飞行。密集的编队在敌人荧光屏上反映出来的犹如一架飞机大小的脉冲信号，而不是一望而知的有军用飞机飞来的光点。

除此以外，以色列还在内格夫沙漠上，按一定的尺寸比例建造了一个混凝土结构的伊拉克核反应堆模型。在训练的最后阶段，以色列飞行员以此为目标，进行投弹练习。以色列方面担心，如直接向“乌西拉克”核反应堆投掷炸弹，炸弹碰上混凝土结构的坚固的核设施圆顶时，可能会跳起，从而仅仅造成轻度破坏。同时，除俯冲轰炸训练外，飞行员还进行了以低伸弹道投弹的超低空飞行训练，以便炸弹能直接穿透核设施的墙壁，在内部起爆，由里向外炸开核反应堆圆顶，彻底将其炸毁。